

大清后宫

西岭雪◎著

这是大清
王朝最疯狂
暴烈的一次
情恋
远远不是表面看
上去那么简单
他孕育了大清
一个莫大的
祸端
并最终成为中国
历史上又一次天
意难违的巨大
变数。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清后宮

A Qing
Hou Gong

西岭雪◎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后宫/西岭雪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387-2269-7

I. 大...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6922 号

大清后宫

- | | |
|-------|--|
| 作 者 | 西岭雪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选题策划 | 陈 琛 |
| 责任编辑 | 王 峰 |
| 排 版 |  工作室 郭海
2006guohai@163.com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85638648 发行科: 0431-85677782 |
|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660×960 毫米 1/16 |
| 字 数 | 300 千字 |
| 印 张 | 18 |
| 版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4.00 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Xu Ling Xue

大清后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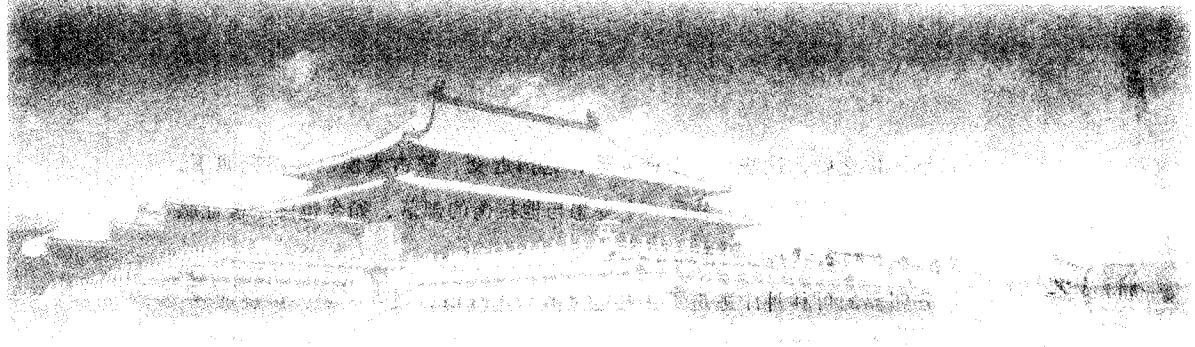
西岭雪：原名刘恺怡，70年代出生于北京清华园，成长于大连，现居西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魔羯座女子。年龄：不详。坚持人有前世今生，虽说修行尚浅，少说也有三五百年的光景。

职业：做着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但专喜欢研究古代的人事与物件。

理想：从小到大没变过，想当作家，写小说过日子，写出的书可以换钱，过更好的日子。

出版作品：长篇小说《后宫》、《寂情女子》、《西岭雪长篇小说人鬼情系列》、《西岭雪绝色伤痕系列》、《都市标签系列》等，散文集《缘份的西安》、《相思梳子》、《风月无忧》、《西岭雪时尚美文系列》等，共计四十余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 琛
责任编辑：王 峰
技术编辑：赵 宇
封面油画：《玉妃寒雀图》姜国芳
内文插图：张晓莉



楔子

狂飙涌进，席卷漠南草原。

乌云迅速聚合，天低下去，草低下去，高举的旗帜低下去，人群也一层层地低下去。

宇宙玄黄，天地洪荒，万物回归至混沌未开时的无助而微贱，在黄沙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或呻吟。

哭叫声、砍杀声、求救声、斥骂声以及刀剑刺入身体的声音，响成一片。

渐渐地，所有的声音汇合起来，万众齐呼，重复着同一句话：“吾皇太极！吾皇太极！吾皇太极！”

风停了，沙定了，天亮了。

原来，那不是狂风，是十万精旅。

兵是强兵，袒背，半裸前胸，沙尘与汗纠结着莽莽的胸毛，每一块肌肉都饱满贲张，执戟，仰天长啸，充满胜利的喜悦。

马是良马，赤红长鬃，四蹄刨动，尾部夹紧，马头高昂，不住地打着响鼻，正是最好的蒙古骏马。

这样的强兵弩马之前，没有人可以抗衡。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马群的最前沿，高高在上地骑坐着这支劲旅的首领、率队亲征的金国汗王皇太极。挎腰刀，佩宝剑，金铠银甲，傲然四顾，审视着他新的臣民。

自继汗位之后，这些年来南征北战，远揖近交，蒙古大漠已经尽归旗下，察哈尔部可林丹汗是草原上最后一个妄想与他抗衡的部落，如今也终于被征服了，成为他胜利战旗上又一道辉煌的旌纓。

疯狂叫嚣的可林丹汗逃走了，帐篷化做一片火海，风助火势，愈烧愈旺，直卷向天上去。那些骁勇善战，就在刚才的刚才，还高举战剑，叫嚣着要取下他项上人头的死士们，已经当真成了他的剑下死士。

他们倒下了，或者，跪下了。

俘虏们被集中在火场的前方，在他的马头前卑微地跪下去，跪下去，手脚伏低，以额触地，在绝对的胜利与权威面前，没有人敢出声，甚至没有人敢抬头看他一眼。

天地间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吾皇太极”！

天下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服从他，跟随他，拥护他。

除了身后的战队，他的面前，只有旺红的火和一片黑鸦鸦臣服的人头。

人头铺到什么地方，他的疆土便扩展到什么地方，亦如熊熊烈火，以燎原之势，勇不可挡，所向无敌。

皇太极躊躇志满，仗剑长啸，啸声清越激昂，穿过草原，一径刺向云端里去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目光一凝，不可思议地看到了对面火光映照下唯一站立的物体。

那是一个人。

一个女人。

一个美丽的女人。

着白衣，长发如云，与宽大的裙一起在风中飞扬，像一面旗。

天地间，除了这火，这云，这沙漠，这黑色的人头，那女子便是唯一的颜色。

皇太极震惊至不可名状。

在他面前，没有人敢站着面对。要么跪，要么死，但是不可以站着。

然而，那女子却傲立于万千低伏的黑色人头之中。于万千低伏的黑色头颅间，高高扬起她的脸，向天地傲然地宣布着她的不屈与美丽。

这真是大逆不道。

可是，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张脸。

美得绝尘。

那张脸上，没有悲伤，虽然，她的兄弟就卧在她的脚下，从一个有着阳光般笑脸的大男孩转瞬间变成了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胸前的窟窿甚至还在流血。

那张脸上，也没有怜悯，虽然，她的姐妹就跪在她的脚下，正像其他苟活偷生的人一样，瑟瑟地发着抖，含着泪一遍遍跟着人群磕头下拜。

那张脸上，更没有恐惧，虽然，她面对的，是魔鬼见了也要退避三舍的草原之鹰皇太极。

那张脸，有的只是平静，只是不屈，只是沉默。

平静如霜，不屈如雪，沉默如雷。

它们结合起来，在皇太极眼中中心上留下的，却是一道闪电。清晰而疼痛地，划亮他的视线。

他扬起手中的鞭子，猛地向上一挥，天地间刷地静下来。

静得只听见风的声音。

风从苍茫的远古吹来，吹过秦皇汉武，吹过唐诗宋词，吹过元风明韵，一直吹到莽莽草原上来，吹向新一代的天之骄子——皇太极！

他翻身下马，一步步走近她：“你不怕我？”

她看着他，甚至连一个摇头的动作也没有。桀骜不逊，而又从容沉静地写作天地间一个大大的定格。

他逼近一步：“你不怕我杀了你？”

她仍然只是看着他，看着他，眼中没有一丝涟漪。

她的平静令他愤怒，她的不屈又令他佩服，而她的沉默更令他震撼——是什么使一个看起来年仅二八的小女子有如此的从容和无惧？她不跪他！她不怕他！她不服他！为什么？凭什么？

他站在她的面前，只有一步之隔：“你不怕死么？”

随着这句问话，他伸出手去，想托起她的下巴，好把那张脸看得再亲切些。

随着那句问话，她也同时伸出了手，迅雷不及掩耳，自袖中抖出一柄短剑，毫不犹豫，刺向他的胸膛，只差一点就命中心脏。

只差一点。

因为剑尖刚刚刺到，一支绿羽快箭已经后发先至，直射她的胸口，没羽而入。

一个满脸虬髯的年轻武士随之打马前来。

那是旗军中的神射手、皇太极的异母兄弟多尔衮。

“啊！”

两声“啊”是同时发出的，以至听进耳中的只是一声。那是皇太极，也是那白衣的女子。然后，他们同时倒了下来。

女子在倒地之前，仍然拼尽全力将剑刺入皇太极的左胸，然后，她无憾地撒开手，脸上仍然没有一丝表情，只像睡熟了一样轻轻地闭上眼睛，仿佛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而皇太极，却说了一句话。那是在多尔衮赶到，将他扶起的一刻。他的手握紧着胸前的剑，掌心迅速被血染红，是胸口的血，也是手掌的血。

手握住了剑，被剑割伤了。眼睛看到了美色，便被美色割伤。

这时候他已经明白她为什么会那样平静了。

一个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待死亡来临的人是没有恐惧的，甚至也没有了惊惶和愤怒。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活着的人因为对活着的渴望而产生的。如果已经决定了死，甚至很欢迎那死亡的到来，那么她对待死就会像对待早晨吸入的第一缕空气那样自然平静，视为寻常。

他有些震惊于自己的这明白，明白得这样清楚，就像明白他自己。这明白使他蓦地地有一种激情，仿佛全身的精力都在往外涌，血畅快地从胸口喷溅而出。他知道，再不止住那血他就会死，血流得太快了，心脏已经承受不住。可是，在昏过去之前，他仍然挣扎着说了一句话。很轻，但是很肯定，就像他以往发布命令那样，毋庸置疑，违令者死。

他说：“要把她救活。”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1
第一章 大金深处那些凄艳	1
第二章 绮蕾的到来在后宫掀起了轩然大波	11
第三章 多尔衮将绮蕾接进了睿亲王府	23
第四章 多尔衮和绮蕾结成了新的同盟	35
第五章 一个妖孽在睿亲王府悄悄地炼成	45
第六章 睿亲王妃成了绮蕾的义母	57
第七章 一连三夜的处子之舞	69
第八章 夏日后宫的一个春梦	79
第九章 当争宠不是后宫的主题	89
第十章 谁才是大汗最爱的女人	101
第十一章 世界上最香艳的一次暗杀	111
第十二章 令人扼腕的第二次刺杀	123
第十三章 弄假成真的东宫娘娘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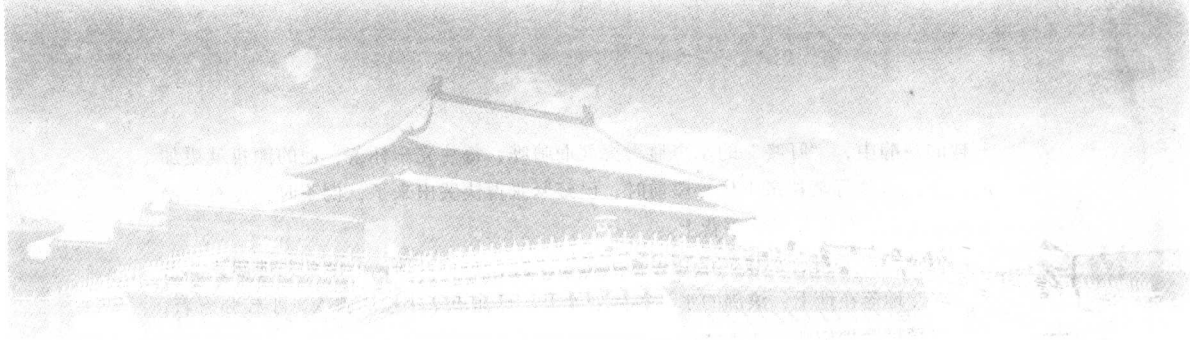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四章 皇太极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	147
第十五章 清宫深处谁是谁的真爱	161
第十六章 有些计划必须十个月前就得准备	175
第十七章 桂花树下的天仙子	187
第十八章 称后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197
第十九章 福临和八阿哥是同一条命	207
第二十章 绮蕾又回到了关雎宫	219
第二十一章 沙场之上谁是真正的英雄	229
第二十二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	241
第二十三章 参汤是一柄双刃剑	255
第二十四章 坐拥天下称王称后	267
尾 声	279





DADING 第一章 大金深处那些凄艳的往事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秋。盛京宫城。

十王亭里，八旗将领和各部固山额真沉默地按品分坐，每人面前一杯来自中原的极品铁观音。

侍茶的小校跪在奏乐楼前拼命地对红泥小炉煽火，这异样的寂静使他这样一个小小的茶奴也感到不安了。这已经是第二道茶，可是两王八旗都在自己的亭中各自端坐着，没有一个人讲话。连凤凰楼上的檐铃都沉寂，偶尔摇动一下，也哑哑地没有声响。

水渐渐地沸了，在鱼眼方过、蟹眼初生的当儿，小校偷偷从茶香氤氲间抬起眼，迅速向十王溜了一眼。那些，本都是英勇有助功的满洲武士，八旗中血统最高贵、地位最显赫的王族，现在却像是一群藉藉无名、正候在科举考场上等着发卷子的中原秀才，呆呆地望着前方的大政殿，一声不响——平日里，此时正是皇太极于此主帐问事，公务最忙的时候，可是现在，却因为皇太极的抱病停朝而使偌大金殿空空落落的，越发衬出十王亭的满而无当。

十王亭，其实是十座帐篷的化身，脱胎于满族最早的帐殿制。但自皇太极继位以来，八大旗共理朝政的局面日渐废弛，十王亭形同虚设，作用已经只限于用来举行庆祝典礼，议政的中心地也换到了西所新建的崇政殿，即使偶尔聚众议事，也只听得见皇太极一个人的声音，大家习惯了诸事由他一人决断，主持一切政务的做法。可是自从他在察哈尔战场上负伤归来，不再自己坐镇崇政殿独断专行，而重新命八旗于十王亭共同摄政，反而让大家迟疑起来，忘记该怎么做了。

水“噗噗”地滚着，已经煎得老了，小校不得不硬着头皮提起壶来，跪行着往每位亲王的杯子里续茶。那些亲王正无事可做，看到小校倒茶，便都齐齐盯着他看，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要从茶水中找出什么破绽来。小校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注视，死

一样的寂静中，“叮咚”的水声显得突兀而喧哗，每注完一杯茶，他的颤抖就更加剧几分，当膝行至礼亲王代善座前时，已经紧张得快哭出来了，倒茶时，竟有几滴水溅了出来，落在代善的手背上。

代善手上一抖，小校早已吓得立刻丢了水壶，四肢着地，一个劲儿地磕头。茶壶“嘭”地落在地上，滚沸的水溅得到处都是，迅速淹至小校的膝衣。小校强忍着，仍然只顾拼命地磕头，连求饶都忘了。

大家先是被那突然的声响吓了一跳，待看到小校魂不附体的狼狈样子，又不由觉得好笑。代善率先哈哈大笑起来，其余诸王也立刻随上，一齐纵声大笑。

茶奴被笑得莫名其妙，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代善，代善随手抛了一锭银子给他，说：“下去换身衣裳，再请个大夫瞧瞧烫伤了没有。传我的命，挑个漂亮的女孩子来倒茶，别叫我再看到你笨手笨脚地惹人生气。”可是他说话的样子，却实在不像是生气。小校喜出望外，连忙四脚趴低磕了个响头，欢欢喜喜地领着银子去了。

一通借题发挥的大笑，使八旗将领的面色都缓和许多，礼亲王代善便抓住这个时机，率先讲话：“兄弟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议事了，都生疏了。可是汗王负了伤，现在养病，说不得，我们总得替他分担些，好歹不要出了什么差错……先议一下这次战事的成绩吧，睿亲王多尔袞在本次征服察哈尔部的战争中，除英勇杀敌，冲锋陷阵外，更立一殊功，眼疾手快，施展神射手的技艺，救大汗于危急。如果不是他那一箭，大汗这次只怕凶多吉少。所以，我建议给予睿亲王嘉奖。”

代善，是先皇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受封四大贝勒之首，德高望重，战绩无数，领有两红旗。早在努尔哈赤时代，他就一直参与摄政临朝，论资历和威望，都居朝中大臣和众皇族成员之首，他即开口说话，大家也就都纷纷附和。

“应该的，应该的，此次出师大捷，睿亲王功不可没，无人能及。”

“还有多铎，在这次战事里也表现英勇……”

“肃亲王豪格的功劳也不小……”

评功定赏总是容易的，诸大臣互相拍着马屁，渐渐谈得热火朝天。

可是那谈论的中心人物——睿亲王多尔袞的心里，却并不高兴。天知道，他是多么地盼着皇太极死，盼得目眦欲裂。可是，他却亲手救了他。

因为本能。一个武士的本能。

整个满洲八旗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更像一个武士，他的骑、射、刀、剑，都是一流的，反映机敏、出手利落无人能及，指挥作战、调兵遣将比皇太极也毫不逊色，而用人善任、运筹帷幄更是略胜一筹。

他无双的箭法使他成为草原上的一则英雄神话，而出奇的英俊更令所有的满洲姑娘为之疯狂。无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小伙子崇敬的叫好声和姑娘们热情的尖叫声。

他，才是理所应当的大汗。

可是，当年父王努尔哈赤去逝时，只因为年纪幼小，他输给了哥哥皇太极，而眼睁睁看着母亲乌拉纳喇氏被活活逼死。

那惨烈的一幕，成为他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永远的噩梦。

他不会忘记，那一天，是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十一日。

他的父亲，“天命金国汗”努尔哈赤在大政殿去逝，临终前，将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召至面前，留下遗言：“我死之后，暂由代善摄政，俟十四儿长成后传位于他，为不使大妃乌拉纳喇氏干政，就请她陪伴我同归于地下吧。”

努尔哈赤一生中娶过十六个妃子，乌拉纳喇氏是大妃，为他生下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袞和多铎。长子阿济格虽然英勇善战，然而冲动鲁莽，不足以成大器；幼子多铎城府深沉，好学知礼，却失于文弱；唯有多尔袞，虽然只有十五岁，却天纵英才，早已成为草原上最善射的骑士和最英俊的贝勒。由他来继承汗位，可谓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然而，儿子荣登宝座的代价，却是母亲命赴黄泉，这是怎样的一笔交易啊？

遗命由大贝勒代善转述。乌拉纳喇氏母子惊呆了。多尔袞抱着母亲疯狂地喊：“不！不要！我不要额娘死！”

代善久久地跪在地上，泪涕交流：“子为储君，母则赐死，当年汉武帝杀勾弋而传位其子，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啊。大福晋，为了十四弟的将来，我请求你答应。”

乌拉纳喇氏哭了，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是吗？我儿要继承汗位了，多尔袞要做金国大汗了，是吗？”她抱着儿子，又哭又笑：“多尔袞，你要做大汗了，是吗？”

一种惨伤的情绪倏然贯穿了多尔袞的全身，他疯了一般地大哭大叫着：“不！不要！我不要做大汗！我要额娘活着！”

乌拉纳喇氏放开儿子，定定地望着代善，脸上忽然露出奇异的笑容，低低地问：“大贝勒，你说大汗为什么要让我殉葬？”

“那是，是为了十四弟呀。”代善啜嚅。

“不！不是！”母亲忽然异样地笑起来，拼命地摇着头，摇得头发散了，珠钗掉了，眼泪也跟着摇落下来：“你错了，代善，他要我死，不是不放心我教坏了多尔袞，是不放心你啊。”

代善大惊色变，蹬蹬蹬连退数步，要抓住挂在帐角的弓才没有跌倒：“大福晋，不要这样说。”

“可这是实情，不是吗？”母亲逼近代善，脸上仍是那种莫名的诡异的笑容，“他一直不放心，一直认为我同你有私情，所以死也要我陪着，就是免得‘父死子妻其后母’。他不甘心让你得到我，所以才要我死，我死了，他才放心把汗位交给你和多尔袞，这就是真相，对不对？”

代善跌坐下来，脸色在瞬间变得惨白，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

母亲也随之缓缓跪下来，伸出手去无限怜惜地抚摸着代善茂密的胡茬，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多尔袞在很多年后还不能理解的话——她含泪凝望着代善，带着笑说：“真是冤枉，早知道今天还是要死，当初就应该……”

母亲没有说完，她扑在代善的怀中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渗进黑夜里，将盛京

的夜沁得格外深了。

多尔衮迷茫而震动地望着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升起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几分凄怆，几分神圣，几分安宁，几分沉痛。然后，他睡着了。醒的时候，看到代善还没有走，一直紧紧搂抱着母亲，他们就那样搂抱着坐了整整一夜。

他永远也无法知道那一夜，母亲都和代善说了些什么，是未了的心愿吗？是托孤的嘱咐吗？是早天的怨恨吗？或者，她什么也没有说，就只是同他紧紧地沉默地坐拥了一夜，以彼此的体温照亮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第一缕晨曦射进帐篷的时候，将士们送来了殉葬穿的礼服，请母亲更衣上殿。

那珠翠琳琅的风冠摆在桌子上，代善的脸刷地白了，眼中露出惨痛的神色。母亲却显得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唤来使女打水洗脸，将一头长发梳得纹丝不乱，又坐在妆台前一丝不苟地涂上脂粉，仿佛一生中都没有那样认真地打扮过，就是大婚时也不曾那样认真过。与死亡相比，大婚算什么？大婚的时候她又不认识努尔哈赤，更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她，一个将死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死亡的来临，并在死神隆重降临前夕意外地迎接了爱神的不期而至。她曾经爱过的丈夫要她陪着去死，她一直暗恋的情人刚刚拥抱了她，她永远挚爱的儿子即将登上汗位，她还有什么不又足的呢？她不亏。她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可以平静地去面对死亡了。

她对着镜子将风冠仔细地整理稳妥，又回过头很有兴致地带着笑问：“儿子，额娘美吗？”

多尔衮响亮地回答：“美，额娘像佛古伦仙女一样美。”

佛古伦仙女，是满族人心目中最美丽崇高的女神。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世上还没有人的概念的时候，长白山头来了三位仙女。她们脱下晶亮的羽衣，披散柔长的头发，跃入清亮的天池水中洗浴。池水因为仙女的到来而沸腾，水溅出来，池边的青草鲜花俱丰美。仙女们一边洗澡一边歌唱，歌声响遏层云，把鸟儿们都召唤来了，有一只五彩神鸟衔了枚红色的果子飞来，准确地丢在三仙女佛古伦的手中。佛古伦见果子的颜色鲜艳娇美，爱不释手，忍不住放到唇边尝了一下，不料果子是有灵性的，立刻一骨碌自己滚进了她的口中。仙女们浴罢上岸，披上羽衣准备飞升，可是佛古伦忽然觉得身子变得很重，再也飞不起来。她明白，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了，但不论什么事，都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她决定留在人间，直到生下一个男孩后才重新飞升。那个男孩子生而能言，倏尔长成，天赐名布库里雍顺，即是满族人的祖先。

所以，满人每年将祭祖与祭长白山同时举行，奉为神明。佛古伦的名字，更成了美丽尊贵的代名词。多尔衮从小随父亲祭山，早将这个名字听得熟透，听到母亲问自己她美不美，便立刻想到了佛古伦的典故，脱口而出。

大福晋听到儿子给予她这样的盛赞，不禁满意地笑了，说：“我如果是佛古伦，你就是布库里雍顺了。这是个好兆头，我儿真是要做大汗了。”接着，她又转向代善：“大贝勒，我好看吗？”

代善木然地点着头，眼睛里有了泪。大福晋母子关于佛古伦仙女与布库里雍顺

的对话，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僭越的成分的。可是，他不想指责什么。人在临死的时候，已经成了神。谁又能说大福晋不比佛古伦仙女更加崇高伟大呢？他对她点点头，再点点头。是承认，也是承诺。

乌拉纳喇氏呆呆地看着他，良久，猛一咬牙，很坚定地站起来朝帐篷外面走去。

多尔袞急了，猛扑上去，想要抓住母亲的礼服裙摆，可是刚刚起身便被大贝勒抓住了。代善的大手发着抖，可是抓得很用力，指甲一直掐进他的肩肉里去。多尔袞哭着，挣扎着，踢打着，大贝勒一动不动，默默地承受，变成了一尊塔。

母亲看看儿子，又看看大贝勒，泪珠滚落下来，打湿了刚化好的妆，最后，她将目光定在大贝勒脸上，期待地问：“我死以后，你们两个，真的可以继续汗位吗？你会替我照顾我的三个儿子吗？”

大贝勒微微迟疑，对她第一个问题避而不答，却对她第二个问题爽快承诺：“大福晋放心，我做兄长的，不会让弟弟们吃亏。”

母亲点点头，放心地走了，已经走出帐篷了，却又回过头来娇媚地一笑，说：“这样子，死也值了。”

那一笑，真美。

像一道闪电划过夜空，像一柄利剑刺入心房，像一轮落日蓦地滚下山去。多尔袞不知怎地，胸口一痛，像被谁重重打了一锤，蓦地一口鲜血喷出，昏了过去。

大福晋没有留下来照料自己伤心过度的儿子，她毅然地走了，一直走进大政殿，走到丈夫的棺椁面前。那是一樽巨大的橡木棺材，棺盖打开着，里面靠一侧躺着她英伟而多疑的丈夫，簇拥着他的是繁如星辰的玛瑙玉器、珍珠古玩、织金战袍以及镶着宝石的腰刀，努尔哈赤就威严地睡在那些宝物中间，大睁双眼，若有所待。大福晋在棺材的另一侧躺下来，紧贴着丈夫，她说：“我陪你来了。”

她丈夫大睁着眼，没有回答。他当然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他已经是一个死人。

可是他的遗命仍然活着，所以贝勒们在他死后还仍然忠实地执行他的意志，让他心心念念连死也不愿失去的大福晋为他殉葬。

大福晋拨开那些硌人的珠宝，偎近她的丈夫，然后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句话。

没有人可以听清她说了什么，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就在那一刻，老汗王始终大睁着的眼睛忽然阖上了。

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说：“好了，大汗瞑目了。”

于是他们叫来工匠将棺材板盖上，叮叮咣咣地四角钉稳，不留一丝缝隙。

棺材里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可是所有的人都同时感到窒息，好像被活活钉进棺材的人不是大福晋，而是他们自己。

这窒息持续了好久好久，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主动说话，更不会有一个人提出将棺材开启。

他们同自己的窒息艰难地搏斗着，挣扎着，焦渴着，许久，忽然同时感到颈子一松，呼吸重新顺畅起来。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大福晋已经断气了。

然后多尔袞兄弟才被通知梳洗观礼。

按照习俗，他们的头发被编成许许多多条长辫子，末端系了金铃。这样被打扮完，已经是中午，然后穿着长可及地的笨重孝袍，踢踢拖拖地走进来，被一直带到父母的灵柩面前。族人说你们的母亲已经追随大汗走了，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怎么？是皇太极，不是多尔衮么？代善惊愕地环视，面无血色。这么说，大福晋是白死了？

母亲，白白地牺牲了。死时，年仅三十七岁。

多尔衮忍不住张开嘴，又吐了一大口鲜血，又腥又急，仿佛心跳出来了一样。

是的，在很多年以后多尔衮都觉得，自己那天吐出的不是血，而是一小块心脏。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心少了一角，再也不完整。母亲的惨死使他失去了对父亲应有的尊重。从小到大，他的心里就只有恨，正因为这强烈的仇恨，他才可以心无旁骛地，将自己培养成满洲最英勇的武士，皇太极最强大的对手。也正因为这恨，他残缺的那一块心每当忆起过去时总会丝丝拉拉地疼，就像害风湿的老年人的膝盖会在风雨夜里刺痛一样。

母亲究竟是怎样死的，死之前还说过一些什么，是否知道自己的枉死，还有，皇太极到底是怎样借助两黄旗的兵力威胁另外几位贝勒，并与东海女真扈伦四部达成协议，矫旨另诏登上汗位的，都成了永远的谜，随着父母的死而长埋地下了。

然而断断续续地，他还是从族人口中渐渐了解到一些真相的碎片，属于他父母的不连贯的故事：母亲乌拉纳喇氏，十二岁嫁给努尔哈赤为大妃，在父亲的十六个妻子中，最为受宠，又因连生了三个儿子——哥哥阿济格、自己和弟弟多铎，地位稳固，十几年来独擅专宠。可是，忽然有一天小福晋德因泽向大汗告发，说族人传言大福晋和代善贝勒私通，而且说得有眉有眼，什么大妃对代善诉苦，说汗王已经六十多了还不肯死，又霸占着十六个妻子，根本照顾不来，又是什么反正满人有“父死子妻其后母，兄死弟妻其寡嫂”的习俗，不如全当他已经死了，让自己和大贝勒提前成其好事吧。那一年，母亲三十岁，大贝勒三十七岁，年龄相当，品貌匹配，无形中为这谣言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佐证。于是父亲信以为真，大发雷霆，不但一度将母亲废为庶妃，还下令终止了代善的临朝摄政。后来虽经证实这件事纯属造谣，母亲也重新被奉为大妃，可是在父亲的心里，却始终留下一个疙瘩，对代善和母亲的关系一直耿耿于怀，十分忌讳，所以，会在临终的时候留下让大妃殉葬的遗言，免得在自己身后他们旧情复燃，重证前缘。

同这些碎片同时得到的讯息，是据闻当年小福晋德因泽之所以会诬告母亲，始作者正是出自皇太极的授意。皇太极，才是那个与庶母私通的逆子，也才是觊觎汗位篡改遗旨的真凶。

换言之，是皇太极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夺取了自己的汗位。

母亲死得太冤，直到今天，她的魂灵儿还在大政殿里游来荡去，每每风朝雨夕，还时时有人说听到了大福晋的哭声。甚至打水的婢女，还发誓曾在水井里看到大福晋的脸，以至于吓得失手把水桶掉进了井里。守夜的更夫也说，月圆的晚上从凤凰楼经过，可以清楚地听到女人的叹息声，同大福晋的声音一模一样。

为了那传言，多尔衮特地找老更夫核实过，并在一个有风的夜晚来到凤凰楼下